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四十二

經野

農桑前

墾荒興屯

請剿科勸墾

請墾馬廠地畝

開墾荒地

粵東開墾事宜

條陳廣西墾荒事宜

劉餘謨

楊永斌

高其倬

鄂彌達

阿克敦

李紱

勘報開墾虛實

雅爾圖

請廣開墾

楊應琚

請核實開墾地畝

曹一士

請開廣信封禁山井玉山鉛礦

陳宏謀

墾荒興屯疏 順治九年

給事中臣劉餘漢謹

奏為墾荒興屯事竊查錢糧每歲入數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餘兩出數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餘兩現在不敷銀八十七萬五千餘兩其中各省兵餉一年該銀一千三百餘萬兩項經費不過二百餘萬兩是

國家財賦大半盡于用兵即使天時無警正供不虧而軍食已急民力已竭況今年直隸山東河南江南閩廣水旱異常者請蠲賑大兵南取滇黔遠則千里動必經年雖可旦晚削平亦須留兵鎮守未有藉餉于數千里外而能接濟不虞也

兵有朽股之憂民有稅運之苦日蒿目憂心晝夜籌畫
以為舍屯田之外別無奇策之夫屯田之法與滿洲園地各異
但園有主之熟地則為民害而屯荒土之荒田則于民不損而
于國甚急蓋如腹裏久定地方不便軍屯宜聽督撫按有司
招徠開墾業經會議毋容潰陳若湖南四川兩省新定地
方強坐千里絕無人烟批撥按疏湖南衡永等處衛所數
年並未開墾成都重慶叙州馬湖各屬人民僅存十者
粵東拋荒已甚粵西人少賦輕章奏具在歷方考是情
雖廣空地甚多且

國家費數年兵力數百萬金錢若不及時耕種而安用竭為性之

脂膏收空虛之域耶乎伏乞

勅諭

統兵諸將及督撫按等官凡大兵過境降寇流民務在寬心

安插擇其強壯者收歸營伍其餘老弱悉令屯田以明開籍貫編

立保甲計口授畝俟之屯牧有地耕種有資其湖南四川兩省駐

防經制官兵亦宜擇其膂力強壯者馬棚駐紮其孱弱或講武其老

弱給予擇地荒空閑地方如陝西鳳翔隴西徽州之例耕牧屯

田為久駐計但不似于園地之外園佔民間有主熟田寓務盜

之法于屯田之中而即寓裁餉之素于練兵之內進可以戰退可以

守計無踰于此者至於川廣部選各官回京或因地方未定

或地方初定而無人民衙舍皆暫住他郡既無盡于殘廢產棄

交者中過之藥

朝廷之康祿目前伏讀

明旨蜀省凋殘成都等府州縣僅存百十人民似難以照例設官

明見英里目語

勅部酌議裁併俟地畝人稠之後再後舊制庶凋敝得生不病于重
多民少兼可裁文俸福工食等項以為牛力種子訟費即有不
足存于他省協濟民知息肩有日亦當勉力輸將三年以後必有
成效則軍馬飽騰而募錢可充富庶舍此不為束手無策坐坐
視民窮財盡永無休息之期矣

請輕科勸墾疏 雍正十二年

廣東巡撫臣楊永斌謹

奏為恭請核科勸墾事竊照粵省生齒日繁工費日繁
耕之民多務力田之民少以地有荒蕪民有糧食存
家

聖恩廣大登額

諭旨令臣等功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誠富民阜物之

聖謨也臣今查得原報可墾六千八百五十頃外各屬尚有荒地但或

係山深箐密或係夾砂帶鹵開闢實屬艱難休察民情因畏

倍費工本更恐磽地舊收佃遇旱澇糧賤年出是以未肯盡力臣

臣等查得各屬尚有荒地但或係山深箐密或係夾砂帶鹵開闢實屬艱難休察民情因畏倍費工本更恐磽地舊收佃遇旱澇糧賤年出是以未肯盡力臣

麥書年通之一篇

竊思瘠田難產穀稀少若多墾數十畝故年望可得數十畝石米穀即年歉亦必稍有收穫養活多人不致乏食為匪於民生實有裨益誠不可不為多方劝导以盡地利臣查鄂寧縣徵糧額內有斥鹵種則每畝徵銀四釐六毫四絲米四合二勺六抄此通省田賦則例之至輕者若令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硤瘠難墾之地俱准照斥鹵種則起科則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惟是各州縣原編則例多此斥鹵種則其居後臣故不敢冒昧具題伏乞

兪旨即欽遵編行出示曉諭宣布

皇恩令各州縣不論有無斥鹵種則但各境內有夾砂帶鹵山青深

管密難墾曉士凡有民人承墾緊准以作鹵種則輸糧即給執照為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女地本係沃土該地方官不行勘明混雜民間冒以種則起科此即照官吏踏勘田種不行規限田畝及不從實檢踏止覓里甲騰騰供報律參處女混冒承墾之民照那移起科等則律按畝數多寡分別治罪如地肥沃之壤不致冒承種則而硤瘠之地民知甲糧易輸廣開墾陌家室盈寧迎地蒼生含哺鼓腹共樂

昇平盛世矣

奏稿卷之六

請墾馬廠地畝疏 雍正二年

雲貴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請墾馬廠地畝以資查雲南一省山多田少生齒日繁沙
產之米有收之年止敷食用是以滇省米價較鄰省倍昂而省
城米價又較外府他昂省城之人投他處度日為難而省城主兵
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無生理較商民口食又窘臣到滇以來時
時留心思為設法調劑近經詳細訪查有臣衙門及後營馬廠
一處坐落法涼地方原甚寬大因女地草毒馬食之甚多死故于
他年馬匹不往牧放附近居民將地可種者俱漸報糧開墾惟剩中
間積水成湖之地一片又水傍窪下難種之地共計有三千餘畝

捐銀五百兩委員雇人築圍護住水邊之地開得田三千三百餘畝
可以種麥種稻即招本地民人願種者舊取田租令其承種但
今年已過種麥之期止有稻田可種計秋收之時可得米一千石
米年即稻麥俱收該地百姓見田租甚輕紛紛來說此地中心種
水之處因大河泛濫年一灌注沙以耕種不似若於上流立閘而
旁築堤二道旱時放閘灌田晴時閉閘令水順堤而下則水不灌
入田皆涸出起初二年種麥以後漸可種種稻田又閘工官建堤
工則百姓願自出力但閘出之後乞將此田分給築堤百姓承種
納租民得田種兵得租食寔屬兩便以此料理雖中心保舉一
時難乾而田旁固出此定可得田一萬餘畝臣又委員踏看以此

說相符隨支盤規銀一千五百兩分修該知州更日等令其
修築兩座百姓亦共築堤六月內即可全完此付地已有潤出此
其勢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則一年可約少麥米二萬數千石
倘二年有收則可有三萬石之積設有歉歲省城八營之兵可
不動公儲即可接濟若更年久并可貯作義倉接濟百姓
再此田若成恐易有欺隱侵漁之弊宜區再具疏題明造冊
送部查考庶可永遠有裨又且思他如恐尚有似此者若
查出開墾或益賦稅或濟兵民均為有益再行料理一面奏

開墾荒地疏 雍正十年

廣東總督 臣 鄂彌達 謹

奏為開墾荒地戶竊粵東地方山海交錯民力悍負苦
多沙少小民惟利是圖每行封禁之礦山潛往偷挖甚至販私鹽
毫無顧忌雖因習尚浸淫難蹈法網而畝畝可耕年業可守
致漸流為匪之且自抵粵以來將奉到歷次

諭旨刊刻遍示曉諭勸導並嚴飭該地方文武官弁時加巡邏
勿任誘徒聚夥偷挖且隨行查各屬曠土及實在各業貧民已
批各屬報到二千餘戶正在商酌安插荷蒙

聖主垂念

欽查審退之奏

欽差科給事中徐杞偕臣等悉心辦理規磨山場通行查勘各處
礦硎皆屬封固硎口蔓草叢生並有偷挖之戶惟是無業可民
若不悉心調劑俟其衣食有賴難保後素不蹈故轍查肇慶
府大官田地方新設鶴山一縣及附近恩平開平等縣現有荒
地數畝畝以之用耕土耕種安插貧民最為相宜且上年曾奏
驛道陶正中料理新縣城工兼令查勘荒地現據文出荒地
三萬三千餘畝查業戶每耕地百畝須佃五人此等安插佃民
千六百餘戶恩平開平等荒地甚多不止一二萬畝現今又出五千
餘畝尚未及四分之一因該處地廣人稀雖有諸庫墾荒銀兩
莫肯赴領承墾臣等諭令有力商民招集惠潮等處貧民

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即給地百畝後令
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仍恐日後子奪現由業戶不能
相安乃由長司議及業戶領田百畝外並令各佃俱帶銀地
五畝一例納糧永該佃世業田主不得回向庶佃戶稍有倚靠
至偏僻之味亦無還租之虞今惠潮二府貧民就居鶴山耕
種入籍者已有三萬餘戶現在陸續依棲日益增聚兼聞先到之
人安頓尚少若不踴躍趕赴其者屬未振貧民其陸續振出女馬
常康等各府州縣可墾荒地容俟一并丈出設法安插俟貧民皆
恆產足以養生不數年間野無曠土地無遺利今與陳山官簽名
業遊手之民風俗淳美夜戶不閉地方官民均感

清
帝
洪
恩
於
無
既
矣

粵東開墾事宜疏 雍正五年

兩廣總督臣阿克敦謹

奏伏念

盛世戶口滋蕃惟墾荒可以足食欽奉

上諭令督撫悉心勸導寔力遵行但粵東勸墾之條屢經報墾之數

於民多觀望不前考其故有四一由嘉應之占奪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

資本之不敷一由土瘠而畏日後之墾科以上四條百姓之觀望不前考在

此而所以勸導之方亦即在此勸導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絕爭端一禁

索以寬民力一借籽種以助農工一輕墾科以示優恤一廣招徠以資地利

如此則民無觀望不前之念報墾者自必接踵而水更有待於勸導之法

勸墾章程

不可不講也其要有二一若四既墾其利左民墾科之後倘遇歉收或避稅他往者或列又在有故土之勸墾不力者職由此并令官明示勸懲如明縣管能勸墾十頃以上者紀錄一次多些計算加級現任官能捐籽籽種牛具墾荒至三頃以上者紀錄一次多些計算加級倘勸墾不力庸厥職守即擬定參處則官知勸懲矣一凡富厚有力之家率先遵奉以開墾之多寡分別獎勵如墾至一頃以上該地方官給賞花紅二項以上給賞匾額五項以上照修身力田產例

題請給卹九品頂帶榮身則民知自奮矣且查粵省在、俱有可耕之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地更多後面令各知府詳議隨

批議覆前來事臣所見無異且與要務臣常費面商亦從行
方有益謹繕摺具奏伏乞

勅下議覆施行

少者年退之房

條陳廣西墾荒事宜疏

臣李紱謹

奏為 國家生齒日繁地方既廣宜富故陳墾荒事宜以盡地利
遂民生多且伏見

本朝深仁厚澤浹於四海

聖祖皇帝發育黎元太和保合至六十年天下民人較之康熙初年不啻
加倍我

皇恩視民如傷務農重穀期與天下共登富庶之休

御極以來秋耕藉田舉行墾典

恩諭每州縣歲舉老農一人給與八品頂戴又

命官按以下倡率勿縣歲舉守令功農以視虞書以府周官八政嘉穀

親率三帝三王之盛治矣臣奉

命親移展面在任以來仰作

聖日以民子為念竊思民為邦本衣食為民天民食苟不敷民生何以遂

展西古之荒服土墾人希近來生齒漸繁土宜加闢而荒蕪尚多

雖勸墾之今日下性科之文日上而民鮮蓋藏地有餘利者則墾荒

之道有未盡者也臣細思地不加闢故有六山豁險峻猶種雜然

範不嚴則成熟之後多遭盜割種植徒勞一也民性樸愚不知家

江有水之地易於稼穡不知興陂池水利遂使高原可耕之土棄於

草萊二也止知水田種稻不識旱地可種雜糧三也水耕火耨燒

交番地過之

荒蕪草百有董田時美土疆之俗而與民不知每耕舊地三年
後而去之又歷數年地力既復然後再種致多荒土四也出產性穀納賦
需銀差徭隨田而起恐貽後日之累五也良懦墾熟而甚強認
占勢既不敵官莫由理勤而無功恆有悔心六也此裏墾荒者
以以裏足而莫前之目該於屬員中遴選能勇多聞又互相查
墾之地移營撥凡俾有恃無恐則盜割之患絕矣或引泉於山或堰
水於河使旱地皆有灌溉之利則高下皆可耕矣多覓農師分別
水旱以宜種其兼植北方高粱粟米移種則高下之土無不宜矣
以燒荒薙草之法則瘠土皆沃土矣利奉

恩旨以田六年陞科旱地十年陞科廣宣

朝廷浩蕩之恩寬大乃文書文科則別差徭可云累矢可墾之荒
立標招認定限而月後而墾即有最強不似再行爭認則墾者不
自占奪矣按此者之中與除利弊法利權易而經費為難購宜植
之種有費僱教耕之人有費由茅廬以居民有費以墾墾者愈多
有費貸牛種有費拾食用農器有費以墾愈多此費亦愈多
務使經費有出於後開墾可行且又思之有可以助開墾之費而
又有益於倉庫者此為

皇上陳之且自到任後即將通省銀米穀石細數稽查完庫西積穀
多共捐穀一百一十七萬石又備積於四方深為未便從冊載九府常
平倉穀四十五萬六千石有零又加桂柳梧南四府捐穀一百一十七萬

八千石有零又積年本色兵米支放贏餘米十餘萬石作穀二千餘
萬是共存穀一百八十餘萬石矣查直省州縣積貯大縣不區三五
小縣止貯五千以中縣計之每縣存穀萬石已足備荒庶西除各
土司外僅六十州縣存穀六十萬可矣今數溢百倍為又當煙瘴之
鄉每歲出陳易新則廣西係產米之地官穀陳蛀買甚恆稀若永
久存貯則三年而霉五年而爛十年而化為灰塵矣莫若因用起
便將捐穀量借貧民為牛種飯食置農器蓋茅廬之資外作一
年補還出借之穀先陳後新借穀之民五家為甲互相保結則
穀石不憂朽蠹不虞虧折而南望之事得以舉行官民兩便
莫踰於此又假借以利用浩繁非小民借領穀石可辦當查勘

最急者先行修築即以臣衙門稅羨規禮倡捐庶費有以出而事可成矣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文書省通志之序

勘報開墾虛實疏 乾隆五年

河南巡按臣 雅爾圖謹

奏 臣伏查豫省民生疲困上墮

宸衷 且抵豫以來仰體

皇上子惠元之盛心凡一切累民之事前已具摺奏明次第釐剔

茲前捐貲指尚係累在一時之事只有貽累於永遠者莫如前

臣王士俊捏報勸墾一事以田文鏡之刻毒搜求設果有此等

墾之也可墾之糧豈有尚留修弛以待王士俊之報出況上蔡縣勒

報墾荒致成大獄題案可稽更屬昭證幸蒙

皇上特頒

諭旨以王士俊擾亂紛更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另簡徐臣
徹底查核并令宣示豫民咸使聞知臣聞彼時豫民既听
恩諭之下歡聲動地即令村夫野老言之雖有感極涕零亦乃接便移
臣富德未能上體

天心地方有司又復回護前非僅將毫毛影響均畧為刪除以致豫
省開墾之案先後徑廷臣史貽直趙殿最諱屢從前開墾之地內
有屆乾隆五年應行陞科徵糧者臣直當其時不敢不慎終因
因細閱舊案遍察輿情始知從前該臣此題奏之處皆未得實在
情形分晰指明以致議倫紛紜徒乖政体無裨民生今既屆陞科之
期有不得不備陳於

皇
之前考查王士俊所擬開墾之地共有四項一曰河灘地畝此項原議
灘漲靡定止約分籽粒充公免其墾科老母庸置議外六曰鹽
礪荒地此項王士俊亦明知其難以墾治仍以原疏內聲明俟四五
年後勘明地氣果否盡行另議墾科乃當德不加詳察反稱內有
可以經久耕種者竟按年墾科此項共僅存地六百頃九畝四數
甚少應俟屆當墾科之年勘明果否地氣合符另行定議其曰天
荒地查原疏內稱係零星墾闢荒熟相雜故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已
有墾治一段拋荒一段錯綜間雜之理蓋係豫省地土有一種沃野之
地年可耕即畝次仍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種硠瘠之地樹藝一兩年則
其土多力不能生茲必另耕一處將此地培壅一兩年然後復種以此

迭換始得收穫即禹貢以天下土墳壚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別
一體納糧止於弓丈之間惟大以恤民力賦役全書用載弓數班
班可考依此以定大弓地是也乃王士俊即指此項為災荒地勒令普創耕
治捏指為耕墾是以此項地畝多至七千餘頃已往墾科的糧在案且
查此項若果大為民累欣逢

堯舜在上且亦何敢因循不務減豁於此地究屬弓丈獨大市民原有
地畝可耕即毋畝報墾畝數亦不失任土作貢之意況豫民感戴
皇上天恩踴躍輸將已經數年不為苦累亦無庸再議更張徒滋勸吏
之擾其一日老荒地此項地畝即有現屆墾科者在內夫當時既設
老荒地則係自古不毛可知臣思王士俊之才智非真遠勝於前人

如果自古拋荒之地王士俊能使之墾治至數千頃之多則豫民
見其殷富乃今反見其瘠此其故固已彰明較著今臣細加查察
多係村頭溝尾道左墳旁沙岡水濱廟基屋角或砂礫之區或
硿礫之處皆非人力所能施於南墾本屬虛名荒蕪不知凡幾且
若因循玩視現在尚未微糧徒屬低上空談將來一成額賦使
閭閻永累矣是王士俊矯誣於前而臣遂分區於後雖通計不
一千五百頃尚非至多然豫民當此重困之後力由培養猶恐不能
復其元氣何堪再加剝削且之患惻然不能安用敢於時陳明寔且
將此項老荒地設法墾墾一面令民自育一面委員抽查不俟有據
據其是在聖點步即按年振墾果係虛捏別議

旨諭免嗣後永定章程不必再言陞科亦不得復言減豁庶民
安而元氣復叨休

皇上浩蕩之恩實非淺鮮矣

廣東省通志

請廣開墾疏 乾隆三十二年

大學士雲貴總督 臣楊廷璐謹

奏為審度請廣開墾以裨生米之源事切照滇省山多田少產米有限且在山皆不通舟楫並年外米之糧可以接濟遇有缺乏即致周章惟有開未盡之地利庶可補民之不敷查滇省水田旱田大半開墾各餘而山麓河溪曠土尚有第勸墾雖有成規近民猶多畏阻查滇省前於乾隆七年內經題准兵部議覆凡地由山頭坡脊墾墾可以墾種在三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若係砂石硤确不成片者更易無定或雖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漑者亦免陞科至水濱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或田稍成片而在上畝以上者照水

由六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不成片所零星地土不能定其有收
者亦准其永免陞科等因在案年定議屬屬代寬惟是山蹊
自坡例旱填究非平原沃壤可比水濱河尾挑挖成田亦必多廢
工本只中之成片所不成片所應陞科中不陞科雖有一定章程
仍區在人區別此等零星地畝遇報墾時地方官因有分別陞
免之例必須嚴查或吏胥從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動民
事步執行踏看細由分別則陞科中不陞科尚得公平倘寄耳目
于鄉保或即執勘斷未能允當則民吏報墾阻陞既多個抄追墾
後恐難保有收倘年收又恐難以告免農民未受墾荒之益先貽
賠贖之虞此以少畏縮不前報墾甚寡等語臣伏思

欽查省過之齋

皇上念切民依凡有惠濟蒼生之事雖費百萬帑金尚以不惜今若里近氓時在

聖心軫念之中此些微山麓水涯地土科糧納賦本屬無幾可若仰蒙聖恩特降諭旨將滇省水田旱田仍照舊例陞科外其山頭地角坡例旱田水濱河尾零星地土聽民開墾不必從中區別陞免陞科伊等無以畏難自必踴躍趨爭竭力開墾矣再查乾隆二年奉

上諭雲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疇膏腴民多積蓄一區荒歉弗備騰貴凡係水利有關民食者皆及時興修不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須要因地制宜事功謀成斷不應惜費欽此現今凡係水利處地方官非不按时興修其修費有可以開築渠堤引灌田畝

處農民每因無力開修因循未辦如欲該項辦理必須各捐奏請
地方官未免慎重遲延是以興修水利之處甚少在請嗣後凡有可
以開築河渠開填灌漑農田者如民力不繼聽其具呈地方官批
勘明確詳請借項興修統于年底造冊彙題定限三年還項至
農民內有閒曠之田苦于無力開墾者并造冊彙題俟開墾成田
之後亦分作三年還項如此則民有鼓舞之心野無閒曠之土且利日
興後可化瘠為腴生齒既中而民食可足矣

奏為請核實開墾地畝疏

臣曹一士謹

奏為請核實開墾地畝事臣伏查開墾地畝以慎重墾土勸相農桑本
非為

國家益賦起見也我

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無不毛之鄉惟是河壩山麓
間存廢壤乃係沙淹沙壅石多土為之區雖用人工難與地利改往
往棄而不同也今臣訪聞各省開墾地方甚多其中不無裨益於
行未善流弊有二曰以熟作荒州縣承辦上司責旨並未踏勘實
在荒地若干即預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速明和荒地不足即奏

之現在熟田以符此指額小民畏官之令僥首而從之或曰即
新墾之荒而已夫供其地少有贏餘亦与不尽利以遺民若別
贏餘豈可廢故而為之賦也一日以荒作熟歷年荒地在河壩
坍塌不常且地勢低窪河水偶溢即成沮洳在山麓外鋪平土
有似可耕其下三四寸多石皮石子堅不能掘以生之草無皆微細
無力豈能滋生禾稻又有高阜鮮水而溪遠水淺難資灌溉
以致荒廢此種地畝縣不復踏看悉入報墾之地數亦與
之食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餬旦夕之口而不顧
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臣恐十年之後民不得報熟官不得不
科率而舊收則完官不足稍遇歲歉即卒歲無資而逃亡失

業之惠從此起矣然且賦額一定州縣不敢懸欠督撫不敢開
除於是荒蕪均攤出弊又將以熟田當之是名為開墾其實有墾
之名無墾之實也茲二弊皆緣有司但求與利因循貽害大吏
惟知慮福不暇固終是以仁民之政反咎累民之階其有關於

圖計陡險有迫水勢者亦言並非為大海之濱漲生沙坦有礙水道也惟
未曾分晰周詳地方官一時誤會隨將沿海沙坦一概禁止裁同因墾
席食上粵東傍海沙坦與他省淡水地面迥不相同乃開水勢利大疏
暢順流若任民佔耕則地勢自狹自卑水道有礙若大海之濱洋
面寬廣一望無涯并不以坦之有無形勢地之寬窄正沙坦多
張一分即民居多增一分術獲非但今與水市地之惠而已伏查粵東

沿海州縣皆有沙坦其近省之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六縣
為最多利之區在予趨若鶩與焚禁之而陽奉陰違徒游証果似
不為甫之示給求養欲倚順民情

國家休養生息百數十年歲表生齒日繁省會五方雜處食指尤眾
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嶺地為苟利耕耘多不准令樹藝重此羣黎乃粵
東以千百頃無礙如道之沙坦一旦置為廢壤寔為可惜又復毫毛
制似禁穴禁不官不私以致窮民不甘紛紜訟殊非數實辦之
道也且愚以為若將此種沿海無礙沙坦照舊給民承墾墾科即
以千頃為計每歲約可添穀十萬石即粵省全仗粵西穀船

之接濟裨益民食正復不少再濱海荒地若嚴禁開墾則生計
寥落盜匪易于出沒豈但一聞悉臥沃壤膏腴之地無業窮民俱
塔蓋寮舍冬力南畝既可墾殖其地地方亦可寧謐矣

請開廣信封禁山並玉山鉛礦疏 乾隆九年

江山巡按臣陳宏謀謹

奏為惟 盛世滋生戶口繁小民衣食之源宜急謀我

皇上宵旰勤求致之因憫

特頒諭旨廣山等之利飭令因地制宜及時經理非為民等日用飲食之

事臣仰體

德音凡有地利可以養民者悉心體訪設法興舉不敢畏難苟安坐失地利江西一省惟廣信一府開曠之地最多而窮民事業甚多其地亦多

皇 陳云

一唐信存有銅塘山坐落上饒廣豐三縣週邊數百里自明正統
間有姦匪盤踞賊乎之後遂將此山太行封禁因名曰封禁山自此耕
鑿多牧之地悉為馳騁麋鹿之場矣臣到江西採訪輿論咸以此
山允宜開禁以惠窮民上年三月臣檄行廣南饒九道帶同廣
信府知府知縣等入山細加親勘知封禁之內草木叢密路徑
崎嶇山頂底間洵水索紆內中有田地邱段尚存什值可為田民
萬種穀栽麻並植蔬果雖多杉楠佳木而雜樹竹木極其繁茂山間
水溝順流而出皆可運至大河今久經封閉民生有用之物置之
不用已覺可惜且查從前封禁之地原屬廣信間我

朝承平日久附近居民漸于四圍墾植以資生計今樹藝已蕃漸成

村在現在以立界牌封禁比較前已窄非後應村廣闊今
夫之園既可開闢中間亦可墾治若得地其封禁聽民認界開採始
則採伐竹木竹木既盡其地即可種植有木可以成田無木可以成地十
年之後漸成沃壤如後升科此外藝麻種靛栽植蔬果之類
均可獲利資生目下招墾須擇本地良民取其甘結於外未墾
不許混入且江西民風勤儉人多地窄農業最難山谿險阻尺寸必爭
今將數百里之地听民為業人孰不踴躍多畜養活方民不知凡幾
其如何約束使人不敢多佔以何稽查伏姦匪無由託足皆可熟籌經
理現在各隘口原有官兵汛防將來更有成效人烟漸廣然後相其
形勢移官添汛以資彈壓庶幾事不繁而民不擾亦為藏匿匪

匪之患且蒙茸盤踞之氣俾之開通得程松茂以在昇平之盛
事也臣查從前奏請開禁共率以南墾它銅株木充公為言及
查銅礦可開無杉楠大木可取又以此山界在浙閩二省可藏姦匪
故只議皆格而不行耳臣愚以為此山若為開礦取木充公則僻壤
益可以不聞若听民為業資生則開之實為有益也至於此山離浙尚遠
只有南界接連閩省均係懸崖壁立攀緣附葛亦不能入必取
道江西並無浙閩道路之處如在本省藏匿姦匪此等深山大壑
各省皆有際此昌期逆遠苗疆在、南關此一隅腹內之地永遠封禁
棄為廢壤未免因噎而廢食矣凡此皆從前封禁之由目已一、
等處是也

一廣信府玉山縣之廣平山產有鉛礦居民屢請開採臣行飭應信知府帶同玉山知縣前往查勘廣平山離城一百四十里由上饒德興二縣交界相離二縣均在一百數十里之外山之前後左右凡二三十里並各村莊墳墓亦多妨礙之處督令工匠先後開挖五洞俱有礪砂面加煎試銀鉛夾雜實有成效若準其開採以礪砂每滿銀鉛照二八抽課仍其听民自相運售慎選本地殷實良民為峒頭招募本地民夫開採以本地之民開本地之廠不慮其素歷不明江西本產本米之鄉今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米可無米貴之患又不動支工本听民出資開採有利而無失利而去亦無易取難散之患雲貴各屬礦廠

甚多歷考厥後生可之於近世唐亦復開廠而各省礱廠
大半皆江西之人今本省開廠更無漸可之慮也以天地自然
之利為民生衣食之資豈養富民不少矣

國朝奏疏卷四十三

野

農桑後

敬陳農桑四務

勸農三策

請海疆禾棉兼種

請減穀價興水利

敬陳捕蝗事宜

條陳捕蝗酌歸簡易

尹會一

張允隨

高晉

趙青藜

史茂

寶光鼎

敬籌除捕滅種

周 燾

請捕蝗先行蠲祭

曹秀先

敬陳農桑四務疏

臣尹會一謹

奏 臣竊惟衣食為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

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

命廷臣詳籌勸務之法臣伏讀

綸旨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老農界修

水利實力奉行惟是民生長田田顯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

畫謄存管見茲為我

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政農時以勿違為先

農者通之

而力田以早種為主蓋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滋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固知節候往來有時宜播種而未舉報者有時農耘行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且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佳辰節種麥穀者播穀而節種棉花當在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等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在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戶曉諭并責令耆農督率勸勉仍欽遵

聖諭如縣官不拘時日挂騎減從親往各鄉查勘如遇時而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而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耆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

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如子畝收穫自
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收穫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收穫
以斗計非冬南習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
稠一夫此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多故收穫甚厚北方地
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此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若以
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怠矣工作不能遍及
而人亦疏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自宜收佃戶受地承耕種
而收成較倍於今地方官勸諭佃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畝種
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令培壅甚厚犁則以
三覆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鉏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鉏

勸導民種桑之利

則地少力多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大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貧
之人則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似強抑勒派以滋擾
一樹藝之宜廣及夫木之佳妙以桑為尚如修以桑梨桃杏榆柳
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因難
以墾種大半荒棄不墾之土地挖去三尺必多鹹味飛沙之地挖
去三尺必有腥氣而村尾溝頭離近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
種五穀多禾稻不可栽植樹木似在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有能
為勸諭就改宜之木隨家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
一年之中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杏等樹一千株者按實冊報印官
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以前數者給匾獎勵則地多瘠土

而利賴更博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至富而不足
需如卽尤應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蠶桑而貧乏之民日以俯仰
有資此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三歲即能織
布一日之經營終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
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曉廢女工故也臣愚以為十絲之五可以買尺布
衣布之人百倍於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也或未必久
率從教以易也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
七百石乃一衣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於織布之
戶量取賃直或特予硃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
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原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

吏部考選之法

甲做效行之久而比戶逐村無不各勤紡績似亦推廣蠶桑之
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体我

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撙
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

勸農三策疏 乾隆二年

雲南巡撫臣張允隨謹

奏為謹酌全考課獎勵補助之規以裨農政事官惟足食為食
民生之本計教者王政之先因

繪
畫
登沛無時不軫念農功與懷勸相曉諭務使大吏講求水利亦農
桑本務倡導百姓為先之少轉主能助民墾種豈非有大過而後勸
去以則功課有成大計

王
言
誠二帝三王之用心而萬世兆民以永賴也且奉到

上諭悉心體貼除慎重水利另摺奏

請外似覺尚有可以推廣善治者為我

查勘省垣之務

皇上陳之查勘課農桑固州縣之責而初縣政務殷繁不勝遍及是以部
議做照周礼遂地之制量設數人以司董成試農政之先務但恩州
縣牧令熟諳農功者少似宜定為規條示以準的俾選擇之始既
有以察其能否考課之時亦以驗其勤惰臣請定十則一曰以勛力勤健二
曰歸子協力三曰耕牛肥壯四曰農器充銳五曰籽種精良六曰相土植
宜七曰灌溉滋透八曰耘耨以時九曰糞壅寬裕十曰場圃潔治以上
條以十得八九者為上農酌量切縣土田之多寡鄉村之遠近即于上
農之內選擇老成謹厚之人各司教導于井里之中農又聚處之
際勤勞之益勤惰考勉之勿惰逐末其引之以務本游手好教之學
稼不許干預他事至農人雖終歲勤動而其功力之奇則全在春耕

夏種秋收之日牧令政務雖繁而一歲之中要當竭此數月之心
力以勸農多收每歲二三月間東作方興也縣教行履畝一次則耕
犁之勤情可得大概矣四五月間插蒔方殷再行履畝一次則栽種之
勤情可得大概矣九十月間穡事告成再行履畝一次則農功之勤情
可得矣全矣勤於獎賞之情也減飭之若此農教導令效此則另
無以代之以為縣奉行不力皆按司道府為之稽察而中飭之如此為牧
令者既克盡其勤情課亦不致濫矣優同而用力少而收功厚矣只
俸月日恪謹

訓旨凡值公事之時即巡歷鄉村以至之處詢疾苦而課農桑獎善良
而懲惡頑使則上下之情通而提撕易人不難合四境如一室矣至部議

此定量加獎賞之例因此以答老農教導之勞而鼓眾農力作之氣但查此縣既多老農亦平若動帑賞給則

國家經費有定若僅地方官捐給則牧令中急公之員固不乏人而庸謹者不無首鼠持可則獎賞之典將成具文又當斟酌一法以勵斯民之具伏查巡師之制重於成周力田之科隆於漢唐國家現行鄉飲酒之禮凡鄉民之年高而淳謹者得推為介賓民向係以為榮今老農雖未足而於此選然果能率民以服先時若有成效亦有司以崇祀親老之目俟畧做於耒耜每歲秋成之後由縣查其此管鄉村如果地闢民勸穀量物阜則為之備花紅酒醴設席公此進而醵之併用鼓樂導之以出俟耕鑿之傳見農民之勤而

吏說為優禮大觀感興起之忱有由然而生於貧乏之民
克弊之世以不能無故先王有省耕省斂之典即有補不足助不
給之恩倘課農之法既備助農之典復隆而工本艱難自當更
籌補助之典俾以及時栽種查各屬社倉穀石存儲多借耗匪而
常平倉穀每年出陳易新亦以詳明動借然皆於青黃不接之
時以之接濟民食安能復作籽種日查社倉係社長經理出入例
在加息還倉應聽民間自行借給外請將常平倉穀于出陳易
新之外另立借給籽種名目在存七數內再行酌借一二分俾民
間共知均為作種之項令州縣官考覈巡行畝畝之時查係
實在每種窮民即擇倉內堪為籽種之新穀酌動借給今

吏者以近之焉

其作種其力稍能有備及來胥皂役人等不以捏濫借務係
貧民以沽實惠或照數還倉照例不許加息或偶有水旱
不存緩至次年交倉一時移向而貧民既已乘時布種復
免重地利借貸之苦則且咸受裁成輔相之化澤於無窮
矣

請海疆禾棉兼種疏 乾隆四十年

西江總督臣高晉謹

奏為恭請海疆禾棉兼種可禱昭大江以南江寧鎮江常州蘇州府屬地方土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經營生衣食足資利賴惟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江屬之各縣逼近海濱率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甚多而種稻甚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每歲底止日思衣食並重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食則飢是飢之救寒則又食重於衣矣臣查前因奏兩次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体察並詢之地方府廳州縣知縣種棉而不種稻之故並於沙土不宜于稻蓋緣種棉費力少而獲利

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利民惟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
視必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
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國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
以種稻之費工本之故則因田間支河汊港淤塞以致艱於車水
工本不無多費且當往勸各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里照業
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剷切出示俾知食重於
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為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于此也
官每考成民惟國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實即如業以一縣而因本
地多種棉花不種糧食准其招商赴上江有漕聚米之區採買運
乾隆二十年以前且在步做布政使任內核計業商米之數不過千餘

勢石近則逐年加增已實至三十餘萬石此即生齒日繁本地糧
食不足之明驗矣且再四思維竊于區蘇時又與督臣兩司面議求
民之道固應如女此而食為民天又不可不謀其久遠之計各町雖
有常平社倉以備緩急而水旱無常一旦歉收本地既無蓄積倉糧
有限又將何以繼此沿海沙地急應改改棉種稻以裕民食然
但立法不善非特無益恐累民惟有寬其限期善為化導俟民
自知務本漸臻饒裕以享

盛世昇平之福斯為至善且該嗣後以三年為限責成松江大倉海口
州各府廳州縣地方官將應開溝渠並於塞支河以港多方
設法照業食佃力之例次第勸民開濬俾通以收水利之益茲後勸

查香省週之

修保善堂

諭紳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頃以下者同許種棉一半女伶一半改種棉田
士民之遠行者獎勵之抗拒者教戒之府廳州縣果能視民如家實心
力認真督辦道府隨時稽察如有成效洋報皆核實特疏保薦以獎
循吏倘或虛左故弄奉行不力甚至假手胥役藉端淋檟以圖茸湖
職糾參以此寬以限期則民多獲累官有責成將見本地之產糧日多
不多藉于外系商販似乎海疆民食大有裨益矣

請減穀價興水利疏 乾隆十二年

御史 趙青藜 謹

奏 為 謹 啟

皇上軫念民依以在穀價昂貴再三示審盈絀之理務流通之原
特頒諭旨令暫停購省採買及捐監收米之例酌緩急而藏富於民補且
淵衷若谷著大學士九卿詳議臣竊以為今穀價之貴實由於積欠之
大賧貴之或因歲歉或因採買而為大採買既已歉歲後熟價非
不稍減姑以視從前未貴時之原價固已略倍其值矣此經三五次
存三五次浮積而視原價固已大相懸絕矣日貴一年日年貴一年習以
成常誰肯率先以減其況現在官糧定例直是為商賈居奇藉藉

焚香求退之書

(X)

查定例大荒減價一錢中荒五分爲常出易即不准減此年諸商抱
持胥役常需而庫平庫也民不勝其誅求也造冊給票照票給米
民不勝其守候也但登任欽以官收改米之良否民不白而揀擇之又難
米之數人不得過五斗即以極減之一錢計之爲銀不過五分此五分
若足敵其誅求不足償其守候乎民無以利觀望不前而官欲速其
售商乃以通胥役以巧行其屯穀之昂貴愈成牢不可破之局奉行
之不善以當急議通變此也且以爲宜酌改定例不妨多減以
創率先之路破積弊之局而議其必曰往以利奸屯也不知減價既
多則民之趨買必早趨既早則其自爲稽察必嚴商屯必急以安
其掩飾而受

國家浩蕩之澤。昔莫非仰哺之民矣。乃議者或曰。減多糶。多糶。倉穀何而。臣愚以為。減糶而價平。價平而糶穀之項即可就。地秋收時買補。不憂其缺也。抑臣更有議者。臣查雍正年間。直隸營田水利。每歲穀入不下數十萬石。比年以來。熟成故。所就廢弛。以致穀入多不如前。且甚惜之。且請

諭令直隸督臣查明。從前營田處。就現在已成田畝。造一清冊。從長經理。在修復。其修復。應與澤北與澤總。以屬之。以縣及統轄之。道府分別勸懲。年考。年考。異難實。內之期。而務收。天致。而雖水利。可宜。非且之明。沙在。往。老。而營。成。一。處。一。處。之。益。營。成。一。畝。亦。一。畝。之。益。考。禹。貢。揚。州。之。成。田。惟。下。下。荆。州。之。域。田。惟。下。中。今。以。稱。產。米。州。

其乃在開廣江西二省是寧非西北之水災其直而地失其利之時
驗乎且西北佃田雇種舊收人以頃計計以姓考以水潦難奇而不忍
弄于年用也彼與水利以善蓄洩候旱乾水溢不待而災則你耕易
得而佃人且以畝計至為亦以畝之十計考是一頃之地可為各二個
戶失業之民所漸驅以歸其農而為于其害矣再查直隸一省旗民多
居多若任業主以董莊任任莊頭以率散佃其為力尤易而為簡
法尤簡至于大工力難責之民人其令地方官詳明督撫估計該
具修以以入租穀按年扣還第恐畏難而奉行不實耳古者大工
大役多以行沙為事而或本本地官勸本地民與本地水利即有全同
之處而以效役之民視之猶其本地父母不為不所故臣以為屬之

縣及統轄之道府而已足也至一切規畫營田定例必有可遵特其各
官役往來道阻則戶部從喜之直以游擾而大不可少也且
皇上廣集車議斷自

宸衷一委奉行維年直功之可圖實為萬世沙利賴蓋水師灌既而土
壤膏沃穀入量盈久之即東南統運可省何止穀價昂貴上煩
聖慮若止暫停鄰省採買收捐監穀保年穀不加矣足矣欲減價就平
目有以知其不能徹特臣示已即定議之大臣恐其不能保其必減也何者
辦之勢已成難可卒返耳且監穀既停將來遇有需穀之處乃向隣近採
買價必昂而旋停旋買抑也哉

皇上從長妥計之

論裁蓋理財足民每區兩節決之道而增糴減糶依然良法美意
初雖減價以糶御史李汝芳曾以上誘羣目業經議駁而第以官
糶不減則裁價終不得而平價不平則終無以仰慰

實行之憂動又何敢以啟議會同逆內緘默不披歷思忱於

聖明之前也

敬陳捕蝗事宜疏

監察御史臣史茂謹

奏為仰惟事必豫而後能有功物必備而後可為是今歲江南山東等省
飛蝗偶從上星

定表

欽命大臣星馳督視並查吃飛蝗初起之地嚴參重究仰見我

皇上整飭吏治痼疾民瘼之至矣伏思蝗孽為揚凶害最烈追補

不力處分最嚴捕蝗不如捕捕捕不如滅種凡屬地方官等

不周知而往官罹嚴譴民受累災貽禍於鄰封而莫敢追悔於後

而及於此故何也蓋捕蝗捕非凶莽草率而為之未嘗害源既

焚書省過之齋

萌絕艾數方熾焉其勢是故生長者大地始必有其時雖除必有
其人撲滅必有其器極盡必有其法乃人多徂于目前而忽于遠慮
冬多至可有二老成歷練之人言及蝗蝻為害宜早為籌辦未有不
以為迂緩者平日漫不經心而一旦聞有蝗蝻則茫然不知以措者每成
兇事急欲束奔西馳竭蹶足遲延以致死蝗少出莫可挽回夫蝗不
常有而地方官不可不時存存蝗之虞故必於閒暇多事其時為未雨綢
繆之計臣伏查搜捕蝗蝻款目備載羣書謹採輯八條為備諸軍
仰該

教
直隸江南等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詳送妥議恭摺各明轉飭
會於閒暇各事之時將地之宜勸時之宜審人之宜備器之宜被

法之宜修者一、預為籌畫則先時而整頓妥協自若矣而辦理初必又
何至至始為與有害田疇臣以豫則有功而備則無害是此之
抑且更有往古定例而縣指有蝗蝻該管上司即躬親督捕
法至善也惟是地有蝗蝻則民被地方官適際此時則官果快
上司宜加意防維曲為体卹一切供迎不可責備跟役減少等令
夫易備備民間家人衙役厨轎等夫主心嚴查而暗許暗中
勒索則官民同心撲捕不致旁念紛雜矣

條陳捕蝗酌歸簡易疏 乾隆三十五年

副都御史臣黃先鼎謹

奏 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觀承有見於通州等處捕蝗之失飭司道議設護田友鄰保官民兩便旗民一體查緝善之而其事法有所不可行也而有可行而未能行也且謹修折陳之大議曰三家求夫一夫十名設一夫頭百夫立一牌該每年二月初七月底止令各村挨戶檢流巡查臣謹按冊計之大興宛平二縣共役夫七千五百名此數千夫果盡力巡查且歷年之久勢將流廢本業不知衣食於何取給今各州縣捕蝗約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半個月約費錢米民人徭役均堪著無聊、中令數千人枵腹原野積累

歲_臣知_臣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修查察自便舍種植之戶而
責之他人勞且無益若海峽河泥開墾之區而必尋常村莊類設又恐推
諉誤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議曰墾田夫免其門差牌頭并免大差及
需考之稅莊本在地方雜差可免民人又不能冬免冊造墾田
此其也編派雜差如此未免差既屬官言巡查寧有實乃而等
書查造冊更或因協和利此其不可二也且其議三家出夫一名計百之
村出夫二十名五十戶之村出夫十名以此巡查則病其久久之撲捕又病
其少若撥一千名必合數十村遠其不能即至而本村近處反有修人例派
不及且每遇飛蝗停宿目擊手心怵諭令就近加修夫始所集若依三家
為例則可捕之時人夫年終比數十里裹糧而赴如蝗之速雖已

區半矣此其不可三也且其議曰民勞病逸揜也又曰官費慮費
僱之其名曰獲田欲不傷田禾之今作其例則夫則近村之夫只有此
數近者不足用必濟之以遠而民之勞如故遠者不及待必出於貴僱
而言之費倍倍且遠未當差人亦不肯盡力而為遠以代捕又不甚堪
田禾極力飭禁時猶不免是以旗民均以為病不願捕蝗此其不可四也至
其議曰旗民一併設立獲田夫查則輪查檢則均撥似有合同并守之
議矣但其法既不可行而此設獲田夫其害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輪查
臨時又不安能均檢且司道原議曰旗人不統於地方官恐呼應不
果奏以通行庶知漣道是撥莊之難者前司道早議及之矣而前
督臣李恆丹奏其不能自信改之始先中法嘗試之云耳既而知其

果不可行而徒以其名而存之其以獲田之說臨時便於派撥也顧應
傳茲之時愚民每識率以喊逐為易撲捕為難亦不独族佃為然而
民人可法絕族佃難於維持况族莊主人未嘗而知其議既而由中
以約束而地方官向莊頭取夫每株借用出不出皆可自由其不盡
一各怪也此且以律可行而未能行也且以捕蝗察知利病實為者
其法之煩擾而抽取族民任捕蝗一節并中既就近村莊各集
人夫等為

功令則有獲田之利而無其害此且前奏本意也業蒙

聖旨俞允則其未幾行於今已行矣而督且乃舉二十五年之議以為定例

則且以任四不可行者誠恐嗣後復舉以為例而奉行特添貽誤且不

瑞冒昧謹就二十五年原儀酌歸簡易並將查捕情形酌為補
蝗事宜數條附列於後

一捕蝗人不必預設名數致滋煩擾但查修保甲冊造村莊
戶口臨時酌撥在案用該莊則理可周知查造修冊交巡檢存查
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後凡本村及毗連村莊查
里以內若比戶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止酌留守望餽餉之人而查
里之外每戶酌出夫一名十里之外兩戶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仍照
舊例三戶出夫一名均調輪替以村莊稠密之地則五里以外皆可
以機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內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閑人每戶名可稱
此地方官臨時酌量添用

一牌頭每縣不過數十名因而增之大村酌設三五名不等村酌設一名小村則三村酌設一名免文雜差俾領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令鄉地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查若僻壤河淀園道之地則令各鄉縣自行酌設獲田夫數名常司巡查而果有以采易蝗子之創若蝗子之創若蝗子一升給米三升則搜創自力

一凡蝗蝻生於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以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如能即時撲滅地方官驗明酌加賞資如扶同隱匿一經查出即將田戶由牌頭仰地一併治罪如近村人去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撥附近村莊輪替協捕如蟲孽散

欽查省邊之弊

布達延數村別各村之人在本村撲捕各於附近村莊捕夫協濟
以次各連仍照例會同營汛兵丁督以幹員妥役別捕滅鼠匪而亦
亦不致損傷

一外村調撥乏夫仍照舊例每名日給米一倉升或大錢五文其
奮勇出力者酌加優賞以圖遠之也須調撥遠近者加給米錢一倍

一捕蝗器具吳善於條拍其制以皮編直條為之或以麻繩代皮亦可
束者人語之掛打子取之在手順天各屬向多此物宜飭悉式樣保
預制若干平日以便應用其次則舊鞋底各屬多用之然常不齊全
宜預行通飭若仍有以木棍小枝等物塞責者即將鄉地牌一併究
處

一捕子利用薄田通如土掩埋煙翅初出未能死亦可圍捕至長成
之後則宜橫排人夫尾隨追捕若葉熟則當停獵除尤易者至禾
熟之地則宜隨地趕捕不似合圍喊逼致令驚起且易損田禾

一收買飛煙之法向例皆用之總係烏合之眾非以錢不肯出力耳
其實掘拾收貯恰便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較遲惟
施之老幼婦女及搜捕零星之時則善矣若本村近鄰力能獲回煙
壯之人持唐手之器者煙勢厚集直前追捕按之收買一人可以當數人
之用故用夫少而成功多且煙烟地面長登苗麥甚於糞壤也

焚香祀過之禱

敬籌除蝻滅種疏 乾隆十七年

監察御史臣周奎謹

奏為敬籌除蝻以重稼穡事伏惟成國多稼螟蝗務除惟崇捍災焚
坑並設定則雖蝻生去北方奏令有司撲捕有不實力履事者必其
嚴以上懸為令甲下應以空文甚或甘受其私毫無補救及根究螟
起盡則鄰封互相推諉希圖卸責亦其勢不得不然也我

皇上聖鑒黔黎病瘼在念上年閏五月間直隸河間縣偶有死蝗即

敕諭督臣令其在州縣預為防範杜絕爾時且工亦曾奏中嚴議叙處

之例臣竊思事因民依因再四諏訪備細研究始知捕蝗不似除蝻除
蝻不如滅種謹以芻蕘上為我

陳之理蟲皆由化生繼則卵生化生若低窪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魚蝦卵
育這水勢固落魚子散在草間沾惹泥塗不能隨流而去延及次年
夏生機未絕熱氣未蒸陰陰於陽化鱗潛變為羽而轉孽於生矣
其初出擇小如蟻斯如蒼蠅而色黑數日則大如螻蛄而色黃土人各
步捕之付撲滅稍易由力若再遲數日則長翅飛騰隨風飄颻轉徙
各定只棲集之處禾黍秧或赤地若最盛則蔽日遮天盈地數尺
埋人間房屋遠望如山雖行撲捕亦苦人力難施其內害多不可勝言
逮至蟻老身重不能飛則又羣集種子其種子也以尾而插堅土
即入地形如小囊內包凡九子色如松子仁按脂麻種小種子在夏則
年復生種子在秋則惠延至歲苟非冬雪盈尺難以蔽成至冬融

查書中述之

(七)

啓發之後滋生更繁害稼更大若各處撲捕之情形則亦可得而言
者有司能不愛民不能不害家如害家者即不日不張皇撲捕於
是差衙役糾保申換煙戶設廠收買似亦尽心竭力不敢睥視矣然
有業之民或本村無煙據往別處撲捕惟懼拋荒農務往之囑託
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三人為妻夫免一村為妻莊鄉地衙役飽食
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故若無業村民則又以官差捕煙為日食工
價為已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罈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得存差
撲捕之時蹂躪田疇搶食禾穗害更甚於蝗蝻聞地方官值蝗
盛之時往、束手無策不遑叩禱劉猛村以神力驅除要皆循行政
未嘗講心故本墨源之計若也且肉蝗以自起不遑化生卵生二端化

生考宜於水固草枯之時縱火焚燒使叢穢之區草根魚子都成灰
燼永絕孽芽卵生之患而風後土脈鬆脆晚輒募民於前歲墾集
之處掘地取種送官給價做送上年同五月間欽奉

上諭以米易蝗令州縣酌收蚰種詳報上司核奪其動用米穀准其
公項用銷在小民既可除害復得酬口自必踴躍從多而以米易種
之以米易蝗費省功多倘行之有效亦勸民重耕之一事也

文香省過之稟

請捕蝗先行蜡祭疏 乾隆十八年

監察御史臣曹秀先謹

奏為恭請捕蝗先行蜡祭以臣竊以近來近畿郡縣蝗災間發臣
我

皇上特遣大臣侍衛勤督地方有司實力撲捕

天語悚切應當攸昭毋令滋生貽害田稼以此視民如傷誠求保赤之心
固

上天所垂鑒下民共感夢日堂諺小雅大田之詩曰去艾螟螣及於予茲賦無害
我田稔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蓋言致禱於神默除害也唐臣姚崇遣
侯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巡掘坑且焚且燔宋臣朱熹亦以為

國法所禁也若史書所云蝗不入境又或一夕飛沈東海未必概屬附
會中札言蜡祭七日昆蟲宋儒陽詒注為螟蝗之屬又知螟蝗有桑
上而於祭也蓋獲來物類雖微各受一命物性雖蠢咸裕於誠仁
及鰓魚蟲以合與驅序祭蠶豕有明微今蝗蝻蚱蜢蚱並生竭
竭不可勝計要亦各分造物之微命慮其害我田稼苦我百姓勢
不得不遵古法竭力撲捕如食苗亦死不食苗亦死此則情法俱
窮之時也臣涕思螟蝗上而於祭之義雖若蜡索易若及時剪
芟夏間少雨官司祈求不雨愆在臣我

皇上虔祈甘霖立沛德足以格

天誠自可以動物敢懇

天恩以冀早雨

月舟手抄

皇朝文獻

御史文一疏頌齊郡縣遇有蝗蝻之地即行散種黃虞具酒
措築幕焚香告祭於神俾食林蝗蝻限以二日越跡於
野曠之野有奔奔各逃生命逾期不用命官吏抑保多倍
竭力撲滅既以廣

聖人好生之德自若如民禱命之誠臣料田祖有神陰相殄除必
不後惡留遺育以憐恤於情野中可否仍於冬令
稽故典舉行蜡祭以合禮經之義恭候

聖
欽定抑且更有請者舊時少縣捕蝗多係捐辦今奉
恩旨令動令該縣更不得藉口無力但一法生立即一弊生州縣

意此報多上司欲其報少致詰往返愈繁案牘詰牘後捕
蝗討雇募夫役用支錢糧須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發
一面即簽書名押開報上司查核至奏銷時准為定批并發
石印例手家人書吏致滋冒混以往年

恩賜絹米煮賑等件尚有冒銷其弊不可不預防也

焚香省過之齋

